

卧龙生 校

神剑魔影

诸葛青雲題

下

马长虹作品集

中

公司



神 剑 魔 影

(下)

〔美〕 司马长虹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剑魔影 / (美) 司马长虹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1998.9

ISBN 7-5057-1469-4

I. 神… II. 司… III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12413号

书名	神剑魔影(上、下)
作者	美国 司马长虹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
规格	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25 印张 421000字
版次	1999年1月第1版
印次	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50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469-4 / I·399
定价	3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8-2181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万里跋涉 雪地挥泪斩良驹
神剑重现 霹雳震惊飞天龙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夜探阁楼 玉麒麟苦练绝功
神乞夜临 乾坤掌连伤二雄…………… (36)
- 第 三 回 一段孽缘 红粉花魔获佳人
初斗秦安 谭岚父子双出马…………… (63)
- 第 四 回 花魔再世 仇复掌毙双刀将
轻制群雄 谭家几遭灭门祸…………… (94)
- 第 五 回 旧情难忘 花魔夜传回旋掌
初试绝艺 谭薇智退老怪物…………… (120)
- 第 六 回 逆旅结义 谭蕙巧戏黑蝙蝠
力兴突围 二女奋战活阎罗…………… (143)
- 第 七 回 酒楼讹食 黑蝙蝠略施小计
怒惩飞贼 梁上燕含恨窃剑…………… (164)
- 第 八 回 探寻失剑 铁罗汉寿辰获宝
比武招亲 卢小玉轻败群雄…………… (180)
- 第 九 回 夜探山庄 活阎罗夤夜寻蚌
二女盗剑 巧施调虎离山计…………… (201)
- 第 十 回 群雄会聚 强中更有强中手
谭蕙比武 卢小玉情有所钟…………… (216)

- 第十一回 昆仑闻讯 四剑困战铁罗汉
缘木求鱼 笑面佛强掳娇女…………… (239)
- 第十二回 鱼目混珠 谭蕙连夜造假剑
作茧自缚 彭天海贪色断舌…………… (267)
- 第十三回 神剑复失 铁罗汉亲自出马
醋海兴波 假凤骗得痴心凰…………… (298)
- 第十四回 劫后余生 二女结伴赴天山
农家借宿 无意巧悉窃剑人…………… (327)
- 第十五回 元宵佳节 娇女古塔痛失身
两情缱绻 疑定春围梦里人…………… (351)
- 第十六回 天山归来 得灵丹起死回生
再涉江湖 娇女痴恋负心人…………… (380)
- 第十七回 神威大地 怪客巨宅突现身
棋逢对手 铁臂醉客遇二魔…………… (409)
- 第十八回 群雄纷至 江都城草木皆兵
丐帮争雄 神乞大闹青竹帮…………… (441)
- 第十九回 星月交辉 神偷夜探黄龙会
小玉失踪 群雄聚会关帝庙…………… (469)
- 第二十回 索剑索徒 昆仑鹤夜会焦娇
藏文秘诀 玄机却在神剑中…………… (500)
- 第二十一回 紧锣密鼓 仇复夜讨霹雳剑
安排妙计 天魔女智斗老怪…………… (528)
- 第二十二回 骨肉情深 铁罗汉夜闯黄龙
神偷神智 诱战女魔援四众…………… (560)
- 第二十三回 鹬蚌相争 得利却是打鱼人
谈中毒计 仇复惨遇飞来祸…………… (585)

- 第二十四回 龙虎相争 二怪深谷生死斗
古刹逼供 谭蕙冒险救仇复…………… (604)
- 第二十五回 谭蕙认父 无奈回生已乏术
悬岩追踪 到头来人剑俱亡…………… (623)

第十四回

劫后余生 二女结伴赴天山
农家借宿 无意巧悉窃剑人

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幸而人众手多，全力施救，经过两个时辰，终于将火势控制，渐渐扑灭，但偌大一座雄伟的建筑，却已烧得荡然无存，尚好不曾蔓延，否则更将不堪收拾。

扑灭火势，众人均已疲乏不堪，但方才一场恶斗，庄客伤亡过半。黑煞神童成的弟兄折了十余人，活阎罗祁震西的手下也大多数非死即伤。总计下来，死者一十七人，重伤二十余人，轻伤不下四十余人，庄内到处横躺着伤亡的人，血流满地，满目苍莠，令人惨不忍睹！

黑蝙蝠万菊受伤不轻，祁胜仍将她抱在怀里，活阎罗祁震西虽是恨之入骨，这时却不免对她起了怜悯之心，探看了一下她的伤势，幸无生命之忧，始稍宽心。

众人见此情景，皆都触目惊心，惟一宽慰的，是小玉姑

娘能够安然无恙，但她却心里难过已极，眼见这许多人，为了保全她一个人的性命，竟使他们遭此飞来杀身之祸，愈想愈觉得不安，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。

谭蕙说好说歹，将她劝住，黯然伤神地道：

“妹妹，乘祁老前辈在此，请他替我们做主，把善后事情安排一下吧。”

小玉姑娘点点头，觉得谭蕙的话很对，庄内乱成一片，若不料理善后，难道就让尸横遍地？遂收敛哭泣，向活阎罗祁震西恳求道：

“我爷爷不在，一切求祁老前辈代为处理吧。”

活阎罗祁震西义不容辞，当即答应，于是分头指派各人工作，将死亡的集中一起，负伤的分别包扎，忙活了一夜，到天亮才把一切安排妥当。

天明以后，又派出多人前往镇上，订制棺木，采配药物，一方面亲自替伤者治疗，一方面将死亡的人一一入棺，如何处理善后的安抚，他不便做主，只有等待铁罗汉卢焜回庄，亲自定夺。

一切就绪，活阎罗祁震西才觉出自己体内隐隐作痛，知道是被独眼神魔一掌震伤，必须立即回去疗治和休息。

这时黑蝙蝠万菊也已清醒，全身伤了多处，好在是外伤，经过止血包扎，尚无大碍，但她这时见祁胜侍立身旁，以那种充满情意的眼光，焦灼地看着自己，不禁愧疚交集，一时悲从中来，眼泪潏潏而下。

祁胜却怜爱备至地向她安慰道：

“菊妹，你且随我们回庄，待你伤愈，任凭你去留，我决不勉强你的。”

黑蝙蝠万菊大受感动，激动地睁大眼睛，直直地望着他，颤抖着声音道：

“你……”

祁胜生涩地微笑道：“过去的事不提，我保证对你决无恶意，只盼你能早日痊愈，别无他图。”

活阎罗祁震西也走过来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

“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佛家尚谓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只要你能知回头是岸，既往不咎，我们决不难为你的。”

黑蝙蝠万菊悲喜交加，睨了他们父子一眼，陡地忍不住内心的愧疚和歉憾，心酸地啜泣起来。

祁胜又向她好言劝慰一阵，最后，她终于同意跟他们一齐回庄，发誓从今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

祁氏父子均甚觉快慰，尤其是祁胜，想不到因祸得福，在卢家庄巧使他们反目夫妻，得以破镜重圆，这岂非是冥冥之中的定数？

活阎罗祁震西见儿子重拾覆水，心中大悦，立时喜形于色，随即向小玉姑娘道：

“我看卢姑娘不如也随我回去，暂住几日，待你爷爷回庄，我们再送你返来，以免昆仑派人再来滋扰，惹出意外事端，则我们远水难救近火，岂不麻烦。”

小玉姑娘犹豫着，看看谭蕙，忽然有了主意，毅然说道：

“感谢祁老前辈的关怀，盛情难却，晚辈原应从命，只是晚辈决意与言公子赴天山一行。”

谭蕙颇觉意外，急道：“你……”

小玉姑娘急用眼色阻止她说下去，接口道：

“我们昨夜不是议定了，我这一走，就是昆仑派的人前

来夺剑，找不到对象，岂不是可以免生是非吗？”

活阎罗祁震西苦口婆心地劝她，无奈她执意甚坚，只得作罢。最后征得黑煞神童成的同意，请他暂留卢家庄，代为照料一切。

诸事安排定当，活阎罗祁震西便率领一干手下，与两个儿，抬了黑蝙蝠万菊和伤亡的手下，起程返回驴马店。

小玉姑娘等一齐送出庄外，黑蝙蝠万菊对谭蕙和小玉姑娘皆依依不舍，显出那份别情离绪的感伤，凄然向她们恳求道：

“你们事毕之后，千万来与愚姐相会，我们好好地聚些时日，此去天山，路途遥远，你们沿途小心，祝你们马到成功，早去早回。”

谭蕙和小玉姑娘亦觉黯然神伤，目送他们远去，才快快回庄。即将庄客招集起来，当面把庄内诸事交待与黑煞神童成，请他主持一切，然后偕同谭蕙，到房中去收拾行囊，准备同赴天山。

二人走进小玉姑娘的闺房，谭蕙忍俊不住问道：

“妹妹，你当真要跟我去天山？”

小玉姑娘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谭蕙认真道：“这怎么可以，万一你爷爷回来，而你不在，他不着急？”

小玉姑娘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我一个人留在庄上，实在有些害怕，不如随姐姐同走一遭，既免得昆仑派的人前来寻事，又可与姐姐在路上作伴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谭蕙道：“那么你爷爷？……”

小玉姑娘笑道：“你放心，爷爷问起来，我就说是我强要

跟你同去的，他决不会怪姐姐的。”

谭蕙拗她不过，只得同意带她同赴天山。

她们匆匆收拾了简单行囊，带着银两，各选一把佩剑防身，吩咐庄客备了两匹骏马，便向黑煞神童成告辞，上马启程，向着天山方向进发。

途中小玉姑娘也改易男装，二人以兄弟相称，朝行夜宿，一路有谈有笑，哪还感觉旅途的疲劳。

关中平原沿途平静，二人并骑飞驰，这日贪赶路程，过武功以后，竟赶不到前面的永寿，天时已经晚了。

这时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天色又黑，二人心里不免恐慌起来，双腿一紧。骋驰了十数里路，才看到远处闪耀着一点灯火，黑夜中仿佛是荒野的萤光。

二人大喜，立即飞马驰去，到得眼前，方看清是间小茅屋，灯光在纸窗上摇曳着。

但当她们勒马停住，茅屋内的灯光即时熄灭。

谭蕙和小玉姑娘立觉有异，翻身下马，手按剑柄，作势戒备。

小玉姑娘趋身向前，向茅屋内问道：

“屋里有人吗？”

茅屋内毫无声息，小玉姑娘又道：

“我们是路过此地，因为贪赶路程，错过站头，想借这里权且住一夜，请行个方便。”

茅屋内仍无反应，小玉姑娘冒失地上前就要敲门，谭蕙已然看出，屋里必有蹊跷，正欲上去阻止小玉姑娘，突然茅屋门“呀”地一声洞开，从里面飞闪出一条人影，手里持剑，照准小玉姑娘砍去。

小玉姑娘挪身闪过，那人一击未中，并不恋战，仓皇飞身逸去。

小玉姑娘拔剑出鞘，就要追赶，谭蕙急道：

“妹妹，由他去吧！”

小玉姑娘余怒未消，忿忿地站住了。谭蕙用手一指茅屋道：

“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谭蕙执剑在手，剑前身后，谨慎地掠至茅屋门口，以剑向黑屋中一探，迅速闪身进内，运用夜视眼光向屋里一扫，并无人藏身，于是向屋外的小玉姑娘招手道：

“妹妹，进来吧！”

小玉姑娘掠身进屋，二人在桌上摸到了火种，在墙上划燃，即将桌上的豆油灯点着，屋里这才有了光亮。

茅屋不大，而且简陋，凌乱，墙壁上挂着一排工匠用的斧、锯、钻、等工具，墙角一隅置着炊具，桌上尚有未吃完的饭菜，显然这不及方丈之大的茅屋，主人并不善于处理家务。

陡然，小玉姑娘一声惊呼，指着桌旁地下躺着一个老人，骇得娇容失色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谭蕙被她一惊呼，也吓得一跳，定了定神，才看清那老人是躺在血泊之中，立即举灯往前照去，只见那老人双目突出，张大着口，状极可怖，显然是在极度惊骇之下，遭人袭击毙命的。

小玉姑娘吓得抱住谭蕙的胳膊，把脸侧向一边，不敢看那副惨状。

谭蕙略一踌躇，即道：“妹妹，我们赶快离开此地，免得

惹出是非。”

小玉姑娘巴不得立刻离去，一听谭蕙这样说，掉头就冲出茅屋，谭蕙吹灭油灯，也赶紧走出。

她们跃身上马，也顾不得前面尚有多远，才能找到息足之地，双腿一紧，飞也似地疾驰而去。

一口气奔驰出数里，方才缓马下来，慢慢地行着。

不远处出现了几户人家，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田野阡陌之间，大概是附近的庄家。

她们策马至那户庄家门前，上前急促地敲着门。“笃笃笃”的门声，在黑夜中清亮地响着，附近的家犬此起彼落地狂吠起来，终于惊动了那庄家的主人，过了半晌，那户人家的门开了，一个手提灯笼的老者，一面叱喝着狂吠的家犬，一面以那种惊讶而诧异的神态瞅着她们。

谭蕙上前恭谦有礼地赔罪道：“打扰老人家了，我们兄弟两个，因为贪赶路程，错过了宿时，现时天色已晚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想在府上权且住一夜，老人家可否行个方便？”

老者面呈疑色，仔细打量她们一下，犹豫道：

“寒舍地方太小，恐怕……”

谭蕙即道：“出门人讲究不了许多，老人家只要给我们兄弟俩一席之地，权且将就一夜就行。”

小玉姑娘察觉老者的心意，接口道：

“老人家请放心，我们决不是歹人，明日一早就走，多算些银子给您就是。”

老者考虑了片刻，终于应允道：“好吧，二位既是不嫌委屈，就在寒舍将就一夜，不过牲口却是无处安顿哩。”

谭蕙见老者首肯，心中大喜，即道：

“牲口拴在外面好了。”

于是，立即将两匹骏马拴紧在屋外的树杆上，卸下马鞍和行囊，随老者一同进内。

老者关上了门，领她们到堂屋，说道：

“寒舍地方狭小，只有委屈二位，在此将就一夜，我去替你们拿点铺的和盖的来。”

说着就径自往后屋去，不多时，抱了一大捆干稻草和一张棉被走出来，笑道：

“寒舍没有待客的准备，实在怠慢二位了。”

谭蕙称谢道：“有劳老人家了，半夜打扰老人家安睡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老者谦道：“怎么能这么说，能够与人方便的事，算不了什么的。”

谭蕙又连连道谢，帮着老者将干稻草铺在地上，然后向老者问道：

“请问老人家，这里叫什么地方，离永寿尚有多远？”

老者答道：“二位要问的不知是新永寿，还是旧永寿，新永寿已改为监军镇，离此尚有三十里路程，再过去不到二十里，即为旧永寿。”

小玉姑娘插言问道：“请问老人家，可知离此不到十里之处，有个小茅屋？”

老者道：“二位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谭蕙原欲阻止小玉姑娘多言，但她话已脱口而出道：

“我们是由武功来此，那小茅屋就在大道之侧，周围皆是水田，老人家可知道那茅屋中是谁住着吗？”

老者想了想,说道:“公子所说的,一定是那薛老头的小茅屋啦,二位可曾识得他?”

谭蕙摇了摇头,小玉姑娘却追问道:

“老人家识得他?”

老者道:“薛老头在那里住了有十几年,原是附近张员外家的长工,后来因为看他年纪太大,不能干重活,就叫他独自在那个茅屋里,看管着后面的一个鱼塘,不叫闲人去捞鱼。薛老头十日八日总要来一趟,取些食物回去,他来这里,总到寒舍来坐坐,闲聊一阵,所以和我倒是十分相熟,二位缘何问起他来?”

谭蕙急道:“我们因为曾路过那里,所以随便问问。”

老者忽然兴致勃勃地道:“说起这薛老头,别看他年岁那么大,手艺却真不含糊,寒舍要修补点什么,请他来喝两碗酒,保管不上多大工夫,一切就能替你修补如新。”

谭蕙和小玉姑娘心不在焉地应着,老者又道:

“薛老头也真奇怪,从来不曾听他谈起自己的身世,也不见他有过什么亲人,只有一个叫胡什么的,听说是他的外甥,那人身魁力壮,一身武艺十分了得,只是一年半载,难得去看薛老头一趟,最近不知怎的,大概是在外面闯了祸,断了一条手臂,到薛老头那里去住了几日,伤才养好,匆匆地又走了。”

谭蕙渐渐听得出神,听到最后,忽然心中一凛,急向老者问道:

“老人家见过他外甥?”

老者道:“前两年见过一面,这回他断了手臂,因为知道我略通一些医道,就和薛老头一起来找我,替他配了些药

物,带回去疗伤。”

谭蕙急道:“您记得他长的什么模样?”

老者不加思索地答道:“他那外甥身材魁梧,相貌极凶,长得满脸短髭,身边总带着两只长长像笔一样的兵器,他自己说那叫做什么……对了,叫什么判官笔的。”

他最后的这几句话一出,谭蕙不由大惊,几乎跳起身来,但她立随发觉自己的失态,强将内心那份激动的情绪抑压住,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情,又和老者敷衍了几句,老者恐怕她们旅途疲乏,自己也有些倦意,才径自回进内房去。

谭蕙沉默不语,似乎被一个重大的发现困扰着,小玉姑娘尚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,遂诧异地问道:

“姐姐,你方才为什么问得那么仔细,难道发现了什么?”

谭蕙将她拉近身,附耳低声道:“妹妹,你还记得那日比武招亲的事?”

小玉姑娘茫然道:“怎么?”

谭蕙道:“你记得那个乘你不备之际,将你穴道点中,后来又被我剑劈断臂的人吗?”

小玉姑娘回忆了一下当日的情景,猛然记了起来,急道:“那是个使一对判官笔,叫什么催命判官胡通的。”

谭蕙颌首道:“对了,他就是薛老头的外甥!”

小玉姑娘惊异道:“姐姐怎么知道?”

谭蕙道:“方才这位老者所说的,妹妹仔细想一想,那不是他,还会是谁?”

小玉姑娘一想,不由赞叹道:“姐姐果然心细,你要不提醒,我还真想不到这上面去哩。你以为那个薛老头,是被他

自己外甥杀的？”

谭蕙正色道：“关键就在这里，你想，一个外甥，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把舅舅杀死？”

小玉姑娘仍然摸不着头绪，困惑地道：“难道他们之间，有什么仇恨，或是利害关系？”

谭蕙点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他们正是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，你忘了吗，你爷爷造那间密室的时候，一共是四个工匠，后来悉数被你爷爷亲手赶杀，只有一个姓薛的老工匠，被他漏网逃生，你爷爷找了多年，都不曾找着。”

小玉姑娘失声道：“他就是茅屋里被杀的薛老头！”

谭蕙道：“妹妹现在该明白了吧，因为知道你爷爷密室秘密的，除了你爷爷，只有薛老头知道。以我猜测，必是他无意之间把这秘密泄漏给他外甥知道了，催命判官胡通正好断臂怀恨在心，潜入庄内，那时正值我和你爷爷赴卧龙寺救妹妹，他大概是好奇心动，乘机一探密室中的秘密，无意中护得至宝，事后惟恐他舅舅泄漏秘密，于是将他杀人灭口，你想我的猜测合理吗？”

小玉姑娘连连点头道：“姐姐猜的对极了，事实必是这样，如此说来，霹雳剑必然是被催命判官胡通盗去了，刚才我们可惜失之交臂！”

谭蕙忽然抑眉紧锁道：“也许你爷爷至今尚未找出头绪哩，不然薛老头也不致招此逆伦惨祸。”

小玉姑娘道：“那么我们是否快去寻找爷爷，把这消息告知他老人家？”

谭蕙道：“那倒不必，现在要找你爷爷，到哪里去找，要对付催命判官胡通，我们就足可应付有余了，只是如今不知